



中华杯

全国
新概念
作文大赛
获奖作品精选

(4-6)

珍藏版

1
B
卷

作家出版社

全国
新概念
作文大赛
获奖作品精选
(4-6)
珍藏版

B
卷

上海《萌芽》杂志社委托编辑出版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四 届

- | | | |
|-----|-----|---------------|
| 3 | 林 森 | 野人海 |
| 12 | 戴月行 | 我的十六岁和村上的世界尽头 |
| 18 | 王为径 | Never Land |
| 25 | 王为径 | 生活的三维的变化 |
| 30 | 招振业 | 关于开会问题的报告 |
| 33 | 招振业 | 轮回 |
| 36 | 李海霞 | 多梦的岁月 |
| 43 | 程晓莹 | 太委屈 |
| 49 | 程晓莹 | 生活几何 |
| 55 | 熊少波 | 官!官!官! |
| 59 | 李云鹏 | 演出 |
| 67 | 李云鹏 | 今天谁最美丽 |
| 70 | 易丹韵 | 暗林 |
| 75 | 易丹韵 | 今天谁最美丽 |
| 78 | 张 超 | 哭笑不得 |
| 85 | 韩 潇 | 混沌记 |
| 90 | 韩 潇 | 翻滚的三维 |
| 94 | 郭 允 | 秤的故事 |
| 99 | 郭 允 | 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
| 102 | 李 磊 | 牛的命运 |



107	李 磊	最经典结局
111	陈昊洋	“什水”边的故事
115	陈昊洋	需要一个终结
119	叶松亭	由“狐狸与葡萄”说开去
122	王慧菁	栅栏
126	马 岳	狐人
128	王安迪	爱着天使的美丽心情
134	王安迪	狐狸命运录
137	赵 青	我有一个梦
144	张思静	貂蝉
151	张思静	由这只狐狸想到的……
154	霍 艳	地铁
163	史 钰	军训小札
169	史 钰	我和葡萄的故事
174	苗 澍	那片血色的夕阳
182	苗 澍	变化,之后回到原点
185	邓 华	村庄的秘密

五 届

191	罗文宏	遇见曹曹
202	罗文宏	我和我的故事,欲说还休
205	张舒燕	昏色的游戏
211	刘 倩	寂寞演绎
216	刘 倩	潜伏·世界
220	张碧莹	十三岁的澄澈
222	张碧莹	欲说还休
227	牛 璟	我说回家吧
234	牛 璟	一半和另一半
237	小 也	花之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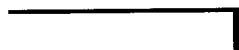
- 243 邱 天 风的边缘
- 250 邱 天 想象
- 253 朱鹏程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组诗)
- 256 朱鹏程 一根针尖上能否站立七个天使
- 260 秦 旸 谁钓谁
- 263 秦 旸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 273 张 祯 白色屏障的后面
- 280 高 雅 芳吟
- 284 高 雅 头发在生长
- 290 辛浩田 十五岁,一片蔚蓝晴空
- 293 陈歆艺 荒原狼
- 299 杨 旸 Bluegwerz
- 307 朱一琦 茈茈森林
- 311 朱一琦 诱惑
- 314 刘 潇 寻找失落的猫
- 320 庄 唯 大饼与×××
- 326 庄 唯 钓
- 330 霍 艳 左岸 右转
- 341 霍 艳 罗拉
- 345 周璐玺 糖不甜了
- 353 方文庭 平淡无奇
- 359 沙 楠 五层楼
- 六 届
- 369 韩 梁 痴人说梦
- 377 王 蕙 无间道
- 389 王 蕙 我心飞翔
- 393 宋 璟 五号床男子
- 401 宋 璟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403	吴 笛	生命是一个残缺的圆
409	吴 笛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413	张怡微	我和吉瑞
419	武 勇	诗人复活
423	武 勇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427	任一北	鞋子里的童话
435	刘 宇	目击
440	刘 宇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444	李蕙萌	陨
451	李蕙萌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453	瞿秋石	论朱安、许广平与鲁迅
458	瞿秋石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460	秦 旸	高脚杯中的戒指
468	秦 旸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471	盖文琚	脸
473	刘佳煦	坐在通往天堂的台阶上
477	刘佳煦	自由的归宿
481	仇 星	天米
486	仇 星	追忆汴京丽人行
489	章 程	啤酒
491	章 程	飞翔
495	张凯洸	真理
501	张凯洸	向不能抵达的世界前进
504	钱 好	稻草誓言
512	钱 好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516	刘聿涵	天堂地址不详
527	廖庆子	绯闻
536	廖庆子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540	徐筱雅	我的小猫死了
546	张 驰	她 她
555	曾 竞	单亲日记
561	曾 竞	远走高飞
564	雷俐娟	黑白异境
572	肖也立	棋道与琴弦的交叉
579	肖也立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582	赵 勤	被窝是青春的坟墓
595	赵 勤	在路上
600	焦华静	无归
607	何 河	无处告别
613	何 河	海那边
617	江 颖	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622	倪 洁	水墨屏风
628	张燕云	我的流氓生涯
635	蔡春燕	迷离底色的故乡
638	赵 菱	十字架

四 届



野 人 海

四川省成都市西北中学高二 林 森

I . 过去的过去

半睡半醒的夜。风在黑暗中无礼地掀开窗帘。

失眠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神经像一根绷紧的弦，无力于短暂的黑暗默默地流逝。大脑皮层里残存的各种刺激争先恐后地回放，梦的眼睛捕捉到遥远的过去，在一阵天旋地转的转换过后，一片深沉的大海在墨绿色的草原上静静地流淌。风掠过黑色的海面，掀开窗帘，滑过我冰冷的肌肤。

听见了吗？涨潮的声音。

看见了吗？广袤的草原上，鸢在闪电之间飞翔。

你说过要带我去野人海的，可是你没有。

我猛然惊醒，看见他遥远地站在那片葡萄藤下，红扑扑的圆脸，脖子上系着蓝色的宝石，目光清澈得像一汪海水。

鸢？鸢！鸢……

我躺在柔软的床上，静静地听风在耳边呓语。

草原鸢消失了，在十年前的秋天，仓促得让我不知所措。他带走了我惟一的变形金刚，还带走了那个关于野人海的梦想。在那个到处洒满

阳光的夏天，我们曾兴奋地对骂：

鹿的头 像地球 有山有水有河流

草原鸢 樱桃鼻子锅巴脸 癞蛤蟆肚皮鸡脚杆

当阳光离开平房前那个葡萄藤架的时候，他会准时冲进来把我从电子琴旁解放出来。他的脸像一只红苹果。他的脖子上挂着一颗蓝色的小石头，系在红色的丝绳上。

草原鸢是女娃儿要戴项链

这个不是项链 是宝石 阿婆从野人海给我请的宝石

从哪儿

野人海 康定 我们家那边

你们那边有海啊

啊 野人海 海底下有野人 晚上太阳落坡的时候你站在海边野人就要冒出来把你拖下去

哦哟 哦哟 我不信

不信问我爸嘛 爸说要带我去木格措的 你也去嘛 我们那儿好好耍哦 有雪山 有草原 有马 还有牦牛

好嘛

那天我真的去问了鸢的爸爸，那个个子很高的藏族叔叔：真的有野人海还有野人啊？

他很夸张地点头说跟我们去康定看海子吧！

我边答应边想如果我被野人拖下水去了怎么办呢。

后来秋天来了。鸢穿上袖子很长的棕色藏装，戴一顶红毡帽，跑到我家，当时妈妈正守着我读课文。

我要回康定了。他说。

我要去。

你恐怕去不成吧！妈妈说。人家鸢回甘孜读书，你去干什么呢？

去……

后来我没有去成。妈妈不信野人海。

鸢走的时候说，你把你的变形金刚借给我吧！我明年夏天回成都的时候就还给你。

那一天，当挂着蓝宝石的鸢揣着我的变形金刚走近那接近天空的草原的时候，我坐在平房的屋檐上边哭边大声地念课文：秋天来了。树叶黄了。大雁飞走了。

十年。我的棱角在时光的流淌中被渐渐磨平。

十年。野人海的传说一直在我心里澎湃，它让一个从未见过海的男孩想海。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梦了。一个整整十年没有在我生活中出现的人，出现在我的梦里，把我唤醒。我睁着疲倦的双眼，看风吹着窗帘。只有在午夜我才可以平静地呼吸，短暂而自由。

每年，风开始打扫落叶的时候，我都会努力地想象天那边那片野人出没的海；想象盛装的鸢骑着棕色的骏马在无边的草原飞驰。

虽然地图上的四川没有海，青藏高原也没有海，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分明感到了海的呼吸，近在咫尺。

我相信全世界的地图都错了，草原鸢是不会骗我的，他的眼睛诚实得像一汪海水。

II . 过去的现在

我是一个疯长的小孩。我在一幢白色的大楼里念高中。我比同班任何一个孩子都怀旧。怀旧是一种让人感到无助的感觉，对于逝去的无助让我感到疲倦。某个时段我坐在拥挤的教室里，看黑板反射惟一缕光临的阳光，疲倦的双眼会静静地释放寂寞。那个时间所有的人都有一张寂寞的脸。

十七岁，我相信选择总是有代价的，我不出声，我承担。

我选择的文科班到处都是女生，一模一样的女生，整天争抢着陈冠希的海报纵情地尖叫。她们用油性很浓的紫色圆珠笔，写很秀气的字，

传阅琼瑶的小说和时尚杂志。她们写很多的纸条，上课的时候传来传去，考试的时候就联网。晚自习的时候她们总是手拉手一群一群地去上厕所。

班上有一个叫陶陶的男生，穿很宽大的 Fashion，色彩鲜艳得像一只美丽的花蝴蝶。他懂最流行的语言，上课的时候不停地写纸条，找前后的女生摆龙门阵，摆不动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觉，睡醒了就像狼一样嚎叫。

他说历史老师长得像历史。

他说我脸上的青春痘就跟沙滩排球一样。

他对后排的女生说你现在太丑了，不过只要你听我的话，就可以长成一个美丽的女人。

有时，我会怀念生命中曾经相逢的挚友，他们如今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为了明天而忙忙碌碌。有时在某一秒钟，我会突然希望周围的人都意识到我的存在又希望他们都把我彻底地忘掉。

陶陶对我说，开始时不习惯是正常的，文科班的女生是另一种味道。

我感到疲倦，我想离开。

多雨季节。中午我顶着塑料口袋去校旁的食堂打饭。

我和猫咪、蚊子趴在油腻的餐桌上大嚼土豆的时候，看见一件红色的雨衣朝这边飘来。那是一种鲜艳到失去温暖的红色，曾经偶然路过一次事故现场的时候，我看到的地上那一摊被汽车车轮轧过的血迹就是那种红色。我们的视线都被那在室内移动的红色雨衣所吸引，直到在它靠近我们的那一瞬看清衣帽下的轮廓。

渊源！猫咪喊。

红色雨衣只是往里走。

后来红色雨衣端着饭过来的时候，猫咪大喊“渊源渊源”，喊第四声的时候雨衣终于转过头来，红色的帽檐下传出一声算是回答的声音，头又转回去，继续移动。

一起吃饭吧！猫咪邀请。

算了吧。冷漠地。平静地。坚决地。红色雨衣在墙角一张空桌旁坐下后，终于脱下了雨衣，露出红色的 Q 中校服。我们在很远的距离之外看到了那张熟识的脸。他埋头咀嚼的样子让我们想起他曾在五班教室里做题的经典造型。

猫咪不说话，也不吃饭，拿着筷子把一盘好端端的凉粉夹成一截一截。

上帝在这个时候安排了一股秋风从餐厅高大的玻璃窗外吹过来，我和蚊子一边搓手一边大喊世态炎凉啊世态炎凉。去年这时候才刚刚踏进不同的高中，今天邂逅在这个破破烂烂的食堂竟沦落到要使用雨衣来遮掩曾经同窗三年的过去。

我们知道 Q 中是国家级重点中学而我们 P 中只是省级。我们也知道渊源现在是那里的第一或者第二。我们终于明白在他的心中我们是连打招呼的价值都没有的。虽然我们曾经一起奋斗，虽然过去是不能遮掩的，有照片可以证明。

整个下午我觉得好冷。

七点半从教室出来，雨还在下。冰冷的液体在脸上流淌，淡黄的灯光下走过一群群饥饿的学生。秋天来了。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大片大片凉意的风入侵这座荒凉的城市，树叶黄了，大雁飞走了。

在这个凋零的季节，现实的枯槁让我好颓废。在雨点热情地包围我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不可以像陶陶那样放纵地活着，我更不可以像渊源那样冷酷。若干年来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着，我以为我很优秀，但我并不快乐，否则此刻我不会如此的茫然。我深深体会到，我、陶陶、渊源、猫咪的寂寞是四种不同形式的寂寞。

华灯下的城市流淌着淡黄色的温柔。雨夜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时候。湿漉漉地回到家，我坐在阳台上的钢琴旁，弹克莱德曼的《星空》。一片枯萎的梧桐叶飞进来，歇在蓝色的吊灯上。快速而连续地在黑白的琴键上奏出一串蓝色的和弦之后，我在平静而深邃的音乐里找到了一丝清醒。

猫咪是悸动的春天，眷恋着冬天的苦涩。

陶陶是狂热的夏天，挥霍着金色的光阴。

渊源是漫长的冬天，伴随着无边的冷漠。

而我是秋天的孩子，我的血液里流淌着落叶的眼泪。

鸢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我们搬出了平房，我有了一架好大的黑色钢琴。九岁那年看动画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鸢儿和我的变形金刚。

鸢呢？

爸爸妈妈回答我的时候很紧张，他们说鸢在康定读书，不会回来了。

后来在他们与一位藏语系的叔叔谈话时我听到了鸢的名字，那个叔叔说二郎山发生了塌方。

我问爸鸢是不是死了。

他说鸢没有死。

即便这样我还是伤心地哭了很久。最后岁月把记忆冲淡了。

如今，我想起这些却欲哭无泪。我已经失去和错过了太多对我而言意味着很多的人。

我疯狂地爱上安妮宝贝的作品。我在里面找到了安慰。我猜她一定有一双明亮而灰色的眼睛，不停地闪烁着忧伤。她暧昧地说有什么能比安慰更温暖的呢？我想只有秋天。我清楚我不该在这个年龄读她的作品，因为越读越颓废。

睁开眼睛爬上阳台上的床已经是午夜。风运动得很流畅。海的呼唤再一次响起。我又梦到了鸢。

跟我们到木格措看海子吧……

Ⅲ．我 在

猫咪：

渊源肯定没救了。认识他的人都深刻感到冬天久违的气息，他脱下雨衣的一刹那我甚至听见了雪花的咆哮。

下周我不会去上学，你不必惊讶，麻木到失去感觉的时候我至少懂得逃离。去康定，那不是我的老家，但有很好的阳光、很宽阔的草原和很稀薄的空气，也有山崩、塌方、地震等令人心惊肉跳的灾难。我不指望有人会想我，我只是希望如果这七天之内甘孜州发生了地震的话，你会为我祈祷，无论是虔诚的还是做作的。

如果我死了，请相信我死的时候是自由的。

鹿

2001/9/9

离开的那天天很蓝。成雅高速公路允许的最高行驶速度让我觉得自己已经飞了起来。当一块块印有陌生地名的路标从身旁飞闪而过的时候，我知道我正以极限的速度逃离身后荒凉的城市。

两点的阳光把我的皮肤照得很好看。这个时段西北的教室总是流动着浮躁的空气，而今天这一切与我无关。我坐在一辆载满阳光的车上，驶向一个浪漫而传奇的高原县城。

爸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司机和一辆很舒适的桑塔纳。

回忆给了我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心情。

上帝给了我车窗外的风景。

不经意中我发现自己接受了好多的恩赐也承认了岁月在心间留下的伤痕。

当大山的轮廓越来越流畅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司机阿塔对我说，离开了川西平原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山里的路是另一种味道。

视野的一面是陡峭高耸的山，另一面是很深的峡谷与湍急的河水，河谷的那头又是陡然的大山。狭窄的路就在无尽的山与山之间向上盘升，蜿蜒而古老。汽车行驶到阳光照不到的山谷时，阴暗中有一股股寒气往车里钻。山间到处有汨汨的泉水流下，公路边裸露的岩石终年湿润。

一个急转弯，我们陡升至少一百米。阳光在那一刻扑过来，刺痛我的瞳孔。我看见遥远的接近山峰的地方有两个蓝点，朝我们前进路线相反的方向缓慢地移动，阿塔说我们也要开到那里，那一刻我才明白什么叫“壮观”，什么叫“山不转水转”。白色的云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流淌得到处都是，山路旁木棉一样的红色野花开得特别鲜艳；还有许多茂盛的高山芦苇，阴险地遮住与公路边缘下的悬崖。空气中游荡着冰的因子。阳光极灿烂也极温柔。

坐好，过二郎山了。阿塔对我说。

这就是二郎山吗？

心底再次响起鸢的声音。

我叫阿塔停车。

第一次站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原上，我看见风吹过阳光下苍茫的大地。高低起伏的，是大山绿色的肌肤，抒情的，是草原谷底遥远的村落。

在草、风和阳光主宰的世界里，人是如此的渺小。一只黑色的大鸟展着丰满的翅膀在蓝色的天穹与粗犷的高原间盘旋，我不知道那是否就是鸢，我不知道。

到达康定的第二天，我只身去了那片神秘的原始森林，木格措。

巨大的山岭上绵延着数不尽的古松。冰冷的河水在为秋天歌唱。淡绿色的松挂漫不经心地缠绕在松树粗糙的枝干上，到处都有绿色的爱情。

猫咪曾经说，当她第一眼看到渊源的时候，她觉得她认识他。

而我，在第一次踏进这片森林的刹那，便觉得自己曾经来过。

我骑着一匹黑色的马走过林间的碎石子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把脚伸进温泉里，感受大自然的湿度。一切好像都那么熟悉，连空气都是我梦里闻到的那种味道。

在一个岔路口，我很自然地选择了一条绽满黄色小花的路。在路的尽头，我看见了一片开阔的、倒映着蓝天的湖泊。风掠过湖面，送来每